

主恢復中的文字工作



## 主恢復中的文字工作

藉着李弟兄多年來的交通，我們早已領悟，我們中間應該只有一個出版。一個出版不僅是我們在基督身體裏是一的見證，更保守主在我們中間之職事的純全；這對於眾召會中間實行的一，至為關鍵。李弟兄對這件主恢復中重要之事，說了以下見證的話：

我們在中國大陸時，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書房單單也惟獨屬於他。他請我協助文字工作。我的確寫了一些書，其中一本是論到基督的家譜，一本是彭伯（Pember）所著『地的最早時期』的部分繙譯，以及一些關於諸天之國的書。我自己從未出版任何東西，我總是將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助手之下的福音書房；我的稿件該不該刊登，在於他們的分辨。我喜歡有人檢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準確。寫書解釋諸天的國，不是小事。我喜歡我的材料經過他們的檢核，這幫助且保護我。眼科專家俞弟兄，繙譯了一些奧祕派的書，但他沒有出版任何東西。我們只有一種出版，一切都是經過倪弟兄的福音書房出版的，因為出版其實就是吹號。吹號不僅是在口頭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

（長老訓練第八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一七〇至一七一页）

照着倪弟兄在中國所建立的實行，一個出版一直是由一個實際的出版工作來吹號，於倪弟兄的時期是他的福音書房，於李弟兄離開中國大陸後是臺灣福音書房，李弟兄在美國的時期是水流職事站。今天我們必須竭力延續此一實行，藉着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的出版服事，實際吹響一個出版的號聲。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的出版，包括已往倪弟兄和李弟兄所交付我們職事的話語，也包括那本於相調同工們的交通，基於李弟兄和倪弟兄職事的材料所傳講，繼續往前、最新的說話。這些是主恢復中召會生活裏一直經常使用的材料，構成了今天我們中間的一個出版。

李弟兄在我們中間的時候，在職事上和文字工作上均由他帶領。他向眾召會釋放主職事的話語，同時指示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將職事的話語發行在眾召會中間，使各處的聖徒都能跟上一個職事最新的交通。職事的話語原來係用英語或華語釋放的，因此李弟兄成立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作為出版單位，好將職事的出版實際的服事給眾召會。今天，靠着主的憐憫，這分職事仍在繼續。如今，照着李弟兄離世前不久的領會和交通，由同作奴僕者相調着事奉，繼續盡職事。他稱此為『主為祂的身體所作主宰的供備，也是現今為着完成祂職事的路』。（一封感激、交通的信，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重要的是，我們該留意李弟兄直接說到關於職事在我們中間

的繼續。他覺得在他離世以後，應該由一班相調的同工們繼續盡這分職事；正如他自己在這分職事裏的服事，乃是在他與同工們的配搭之下。再者，職事繼續往前，職事出版的需要仍然存在；爲此，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相調的服事，在一班與相調同工們配搭事奉的相調弟兄們監督之下，繼續出版主在我們中間一年七次『節期』和每週職事聚會所有的說話。李弟兄在一次與他所託付，承擔水流職事站責任之弟兄們的聚會中說，『我的負擔在於那根據倪弟兄和我的解經而有的恢復。我是倪弟兄的繼續；我希望我也得着繼續，這就需要一個機構：。水流出版機構將繼續這分職事。』（摘自水流職事站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聚會筆記，尚未出版。）他將這繼續並出版這分職事的機構，交由一班在主面前勞苦，以完成此託付的相調弟兄們，經手管理。

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所作的，正如前者法人規章上所申明者，乃是『將倪柝聲和李常受所教導關於聖經之講解的亮光和啓示，加以發揚、推廣。』李弟兄明確的盼望，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成爲他的職事和倪弟兄職事的獨家出版者。按照李弟兄這個願望和安排，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該負起出版兩位弟兄職事材料的責任；而對於李弟兄著作或『倪柝聲文集』的任何使用，都該與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配搭着進行，並且須得到二者明確的許可，依照二者的指引，且與二者有合式的

交通，方得進行。這包括將職事材料繙譯成任何語文，以及用任何形式或媒介再行出版。再者，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也出版主恢復中當前繼續釋放的話語職事，作為兩位弟兄職事的延展。當前繼續釋放的話語職事，乃是按照相調同工們的交通，並以李弟兄和倪弟兄著作彙集而成的綱目為依據。各地眾聖徒顯然看見，這樣的勞苦產生同一的職事，有同樣的味道，正如眾召會從倪弟兄的時候起，素來所享受的。我們中間當前的說話，主要刊印於水流職事站所出版一年七次『節期』的信息綱要、晨與聖言、『職事報』，以及臺灣福音書房對應的出版。此外，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也出版一些輔助主職事的文字。此類出版有些是李弟兄發起的，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肯定與否定』，這分期刊乃是向學有專精的讀者，陳明我們從李弟兄所領受主恢復的真理。水流職事站與臺灣福音書房盡力避免貿然從事其他種類的出版；然而，照着李弟兄自己的榜樣，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偶爾會用其本身的名稱，或為着某種特別的需要而以別的名稱，從事這一類的出版。例如，由『水流書社』（Living Stream Books）——有別於『水流職事站』（Living Stream Ministry）——出版麥敦諾師母所著『神救贖的計畫』一書；又如，由『肯定與否定出版社』（A&C Press）出版一本譯自法文，對於早期召會所講論人成為神的學術研究。

有時候，我們中間可能有些著作可以考慮出版，作爲我們中間一個出版的一部分。正如李弟兄在長老訓練第八冊，即本文開頭所引述的一段話中所指出者，這些建議出版的著作該接受『檢核』；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準確』。在發表與神聖真理、神聖生命和福音有關的事時，施行鑑別總是必須的。這種鑑別不僅保護我們中間的教訓，以及對聖徒的屬靈供應；對於那些嘗試寫作的人也是幫助和保護。因此，嘗試這樣寫作的人應當將他們的著作交給在職事上領頭、以及在文字工作上領頭的人，而領頭的人應當施行鑑別，斷定這些建議的著作是否該出版，作爲一個出版的一部分。倪弟兄在中國帶領職事和文字工作時，就是這樣實行；李弟兄在我們中間帶領職事和文字工作時，也是如此。我們今日理當繼續如此實行。因此，那些希望這樣從事寫作的人應當將他們所建議出版的著作，交給相調的同工們以及水流職事站和臺灣福音書房，讓他們的建議經過檢核，以決定是否出版。總之，我們該讓所出版的一切經過鑑別的檢核，這作法對我們眾人最有益處，對於在主今日恢復中只吹一個號聲，也最有益處。我們都必須看見，主恢復中的一個出版，乃是相當嚴肅的事。每一個有分於這事的人，必須真正從主得着那一分來作這事；他的那一分應當很容易爲眾召會所承認，並被職事裏帶領的人，以及文字工作中帶領的人所印證。沒有人能獨自承擔主恢復中的

這一分。我們基本上固然都有出版的權利，但在主恢復中我們乃是受更高的異象所管制，而在身體裏以相調的方式，在十字架下服事，尤其當這事影響到眾召會和各處親愛的聖徒時，更是如此。從倪弟兄的時候起，我們在主的恢復裏一向都『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長老訓練第八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一七〇頁，）這種約束的結果，帶進我們中間的一個見證。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得着一個出版的滋養和豐富的供應。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的益處，是難以否認的。

但是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意思向來不是指，個別召會沒有自由製作或分送材料，以供當地需要。在我們中間一直有這種的出版，一般而言，對此也沒有甚麼問題。我們中間一直有詩歌冊子、當地用的單張、召會聚會綱要、見證等等的製作，而未引起爭論。這些實在並不是我們中間一個出版的一部分，因為這些並不牽涉到眾召會。這些乃是應付地方的需要。然而，這些地方的、非長期的出版，一旦發展到較大地區，就會造成問題。再者，當諸如網際網路等新近科技，被用來散播這些地方的刊物時，就特別會造成問題。長老們應當特別留意，為着當地召會所製作的，要確保只是當地的事，不然就會產生傷害。雖然現有的科技很容易讓人傳播材料，但我們不該冒險使用這些科技，以致在聖徒中間造成混淆，並破壞召會之間的同心合意。李弟兄為着在

中國大陸一個出版的事作見證時，曾說到他是如何謹慎；各處的長老們和聖徒們也應當同樣謹慎：在各處的眾聖徒和眾召會，都該同樣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

由於今日的科技，幾乎任何人都可隨意有所出版；在主恢復中的負責弟兄們不該意圖壓抑個人表達自我的權利。（當然，這些發表若是罪惡的、異端的或分裂的，則另當別論。）有些聖徒想撰寫召會歷史，製作兒童教材，錄製音樂，甚至傳講並出版信息；這些不必費力，就可以複製於各類媒介，廣泛散發，尤以網際網路及各種光碟（CD 與 DVD）為甚。然而，並非因這些得以製作並散發，就表示它們在眾召會中，比今日其他可出版的世俗或宗教產品更值得信賴。這些乃是另外的出版品，我們的弟兄或姊妹不一定會感興趣。這些不是主恢復中一個出版的一部分，對我們中間的聖徒不一定有屬靈的益處。眾召會應當藉着長老們而受教育，能了解這事；眾聖徒和眾召會也必須自行分辨這些出版品的價值。各處的長老身為神羣羊的牧人，（彼前五<sup>2</sup>，）應當在出版品的事上，合式的照料眾召會，並且應當保護羣羊，脫離導致傷害的事物。（徒二十一<sup>28~29</sup>。）只要眾召會不成爲散播這些出版品的平台，這些出版品就不該成爲我們中間爭議的話題。

最後，各處的眾召會和眾聖徒必須領悟，一個出版這件事無關乎共同的信仰，乃是

與主恢復中的一個職事有關。職事乃是我們中間在主恢復裏的吹號，而這個吹號不該是吹無定的號聲；李弟兄曾在好些不同的場合說過這樣的話。然而，一個出版不該在共同的信仰上，或在眾召會的交通上，成爲我們接納或拒絕任何人的根據；一個出版不該堅持爲信仰的一項。若有任何人不願受限於一種出版，他們仍是我們的弟兄；他們仍是在真正的地方召會裏。我們願用以下李弟兄的話爲結語，並鼓勵大家閱讀這些話所引自的全文——長老訓練第七冊，同心合意爲着主的行動，七八至八〇頁：

某一個召會接受不接受職事，並不斷定那個召會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會。

本篇信息的題目不是說『在主的恢復裏』不吹無定的號聲，乃是『在主的職事裏』。我不是說到主恢復裏的事，乃是說到職事。：

我必須對主忠信，對你們許多一直非常受這職事影響的人忠信，並且對我自己忠信。因這緣故，這職事不能容許任何人假裝在其中，卻仍說不同的話。這不是我要你離開你的地方召會，或你的地方召會不再是地方召會。我所交通的乃是，職事在爲着主恢復裏的權益爭戰時的衝擊力。

主恢復中相調的同工們  
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

## 職事的話

### 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

有一件事給主的恢復造成麻煩，就是我們有不同的出版。我們若對主的恢復認真，就必須避免任何一種在難處上的牽連。我們在中國大陸時，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書房單單也惟獨屬於他。他請我協助文字工作。我的確寫了一些書，其中一本是論到基督的家譜，一本是彭伯（Pember）所著『地的最早時期』的部分繙譯，以及一些關於諸天之國的書。我自己從未出版任何東西，我總是將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助手之下的福音書房；我的稿件該不該刊登，在於他們的分辨。我喜歡有人檢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準確。寫書解釋諸天的國，不是小事。我喜歡我的材料經過他們的檢核，這幫助且保護我。眼科專家俞弟兄，繙譯了一些奧祕派的書，但他沒有出版任何東西。我們只有一種出版，一切都是經過倪弟兄的福音書房出版的，因爲出版其實就是吹號。吹號不僅是在口頭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

我恨惡看見一些弟兄抄襲我的論點，與他們的『風味』和『色彩』攬雜，藉此出版一些東西。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從我的著作中發表一些論點？倪弟兄教導我們關於諸天

的國。我從他的教訓得着基本知識，但他從不多加解釋；他只給人輪廓。一九三六年，我纔開始解釋倪弟兄給我的輪廓。我出版了我的註解之後，倪弟兄很讚賞，私下告訴我那非常好。

我盼望你們有些弟兄多多發展並解釋我所釋放的一切信息。不要僅僅說一些論點，加上你自己的『色彩』和『風味』，這使味道改變，把我的信息破壞了。你必須得着解釋這一切事物的能力。我不狹窄，我願看見你們眾人都成為神大用的僕人，那是何等美妙。但我不喜歡看見一些人僅僅重複我所說過的，假裝那是他們的作品，帶着他們的風味和色彩。

我們中間有些弟兄仍在出版刊物，這很困擾我。照着我可靠的觀察，那些刊物沒有新的亮光或生命的供應。其中也許含有一些聖經的道理，但任何生命或亮光的點都採自水流職事的刊物，幾乎沒有一項生命或亮光是我們的刊物所沒有論到的。基於這事實，這些弟兄為何需要出版他們的刊物？因為所有的刊物都是我的，我就很難說這樣的話。但我被迫說真話：因着出版你自己的刊物，你浪費你的時間和金錢，你浪費聖徒擺上的金錢，你也浪費他們讀你刊物的時間。在我們中間其他的刊物中，糧食、生命的供應、和真正的光照在那裏？要確信在每種水流職事的刊物中，確實至少有一個

### 主要的啓示。

我有負擔出版生命讀經信息，強調生命的事，因為在今天的基督教裏，這件事已經被忽畧、疏漏、甚至失去到極點。大多數的註釋和解經的書裏，沒有多少生命。甚至生命讀經這個說法也是新的說法，我使用這辭三十二年了。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我在臺北完成了全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啓示錄的生命讀經。

這不是說我很能幹或很有知識，這全在於我們主宰的主有沒有給你這一分。即使我在中國大陸寫了一些書，我也從來不敢自己出版甚麼，我不喜歡有另一種聲音。我們的聲音必須是一，所以我們必須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我召聚寫作之人的特會，用意是要鼓勵你們寫點東西，但不是以已過所發生的那種方式；這交通會保守並保護我們不非法行事。

有些地方願走正確的恢復之路，他們採用職事的一切材料，人數定會大大增加；但有些人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撰寫並出版他們自己的材料，這不是他們的分。我願看見許多弟兄有帶着真理豐富的這一分，這是美妙、美好的，但這也是我們今天的問題。我勸你們眾人要顧到這事。你必須吞沒異議，不要讓異議吞喫你。

我盼望這交通會給眾召會一些幫助。要接受這些原則，在主面前禱告，並且考慮你

所在之地真實的光景，然後你就能對長老職分作些調整。（長老訓練第八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一七〇至一七三頁，李常受著。）

### 完成主對祂恢復的使命

主的使命就是祂的恢復，而今天祂的恢復是要恢復基督作生命，恢復召會作我們的生活，恢復享受基督作我們的一切，並且恢復召會生活一切的意義，目的不僅爲着傳揚福音，也爲着傳播真理。我相信這是惟一的原因，使祂給了我們今日基督教裏幾乎所有的真理。祂將祂的真理給了我們，叫我們不僅將真理傳給基督徒，更傳給不信者。全球都在黑暗之下，地上每個人都需要聽見真理，但我們對已領受之寶貴真理的傳播，受到很強的限制。關於人被恢復本註解吸引且抓住，有許多有力的見證，但誰有負擔出去傳播這些真理？

有些與我們在一起的弟兄，當他們教導傳講的時候，並不用這些真理。他們教導並傳講他們覺得好的，他們不領悟他們的信息是何等貧窮。我們中間有些弟兄不斷出版一些刊物。我誠實的告訴他們，他們所出版的沒有亮光和新的東西。我們刊物中的要點滿了生命和亮光，但這些弟兄不願照樣把這些陳明出來。我無法領會他們爲甚麼必

須改變我們所出版的信息，以他們自己的風格和自己的方式陳明一些東西，他們所出版的沒有一點新的生命或亮光。在他們的材料裏若有甚麼生命或亮光，也完全是採自這職事。我多年觀察我們中間這種光景，我願看見我們中間有些較年輕的弟兄會被主興起來說話。我若能看見這事，我會讚美主；但另一面，我所看見的卻是一些喜歡在自己周圍建立一些東西的人。

主以祂的恢復託付了我們，祂的確解開了新約，向我們啓示許多珍貴、寶貴的真理。主所需要的，乃是千萬愛祂、向祂活，不知道別的，只知道祂恢復的親愛聖徒，同走一條路。不管這些聖徒是來自巴西、澳洲、紐西蘭、臺灣、英國、泰國、印尼、或美國，都背負同樣的擔子，走同樣的路，傳播同樣的真理。我們分賜那些具體化在『金條』，恢復本裏的真理。我們沒有其他的貨品！我們若願這樣，我們會取得全地！

我看見有人用這分職事的材料，去產生另外的職事，這使我心碎。我們都必須禱告：『主，拯救我脫離在這恢復裏要成爲甚麼人物的野心。』我們只該認識神新約經綸的真理，單單藉着同心合意、禱告、那靈和話，只使用一種方式。我相信這是主所要得着的，也是我們眾人深處所期待的。每個人對此都會覺得喜樂。

我們出去時，不是帶着異議或野心去。若是你帶着野心建立你自己，我帶着野心建

立我的職事，我們就了了，主必須去找別人。我們都需要像軍隊一樣出去，這樣我們就必有士氣和衝擊力。

我們不需要作那麼多。我們只需要帶着純潔的心出去，沒有一事向着我們自己，凡事都向着祂。只要帶着所有的真理和恢復本出去讀給人聽。我向你保證，你會每週得着人。你不需要用你的辭彙傳你的教訓，或你的那種道理。我們必須看見主的恢復是甚麼。主的恢復受託有偉大的事業，要傳播主的真理。祂已給了我們那些我們正在持守的真理。但我們需要忠信、清心、無意向自己活、只向祂活的人，出去傳播這些『金條』的真理。你不需要以你的方式傳講或教導。只要打開恢復本，與飢餓的人同讀一些註解。

但事實上，我並不那麼在意擴增。我在意真理的傳播，使真理能進入需要的心。我們若傳播這些真理，就要成為忠信的僕人，按時分糧給主的子民。（太二四<sup>45</sup>。）這樣我們纔會完成主恢復的使命。這就是我心所要的，我要向此而死。我告訴在遠東的弟兄，我不會停止，直到我全人被這職事用盡。我盼望你們眾人說同樣的事。

主若能在美國得着一萬聖徒，以同樣的教訓、同樣的傳講、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刊物、同樣的方式、和同樣的一切，走全時間的路，這就是我們的士氣！智慧的路是我

們眾人走全時間的路，說同樣的事，想同樣的事，陳明同樣的事，並且教導同樣的事，有同樣的素質、外表和彰顯。這使我們有士氣、衝擊力，能擊敗仇敵。這就是主所需要的！（長老訓練第八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一二九至一三三頁，李常受著。）

### 職事與眾召會

某一個召會接受不接受職事，並不斷定那個召會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會。本篇信息的題目不是說『在主的恢復裏』不吹無定的號聲，乃是『在主的職事裏』。我不是說到主恢復裏的事，乃是說到職事。美國公民會說許多事批評政府和軍隊總司令。但你一旦進入軍隊，成為軍人，你就失去說話的權利。在議會裏議員可以爭辯、爭論、甚至爭吵，但連議員一旦進入軍隊，成為軍人，他們也必須安靜。在軍隊裏不吹無定的號聲。職事不像議會。職事不是給人到這裏來發表意見的國會。職事沒有那樣的容量。職事完全為爭戰的靈所充滿。我不控制任何召會。所有離開公會，分裂的宗派，站在正確立場上的聖徒，都是他們所在地的地方召會。他們能發表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可能與這職事無關。

保羅告訴我們，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他。（提後一15。）先前接受使徒職事的

亞西亞信徒，現在離棄了他。他們沒有因着棄絕保羅的職事，失去他們是地方召會的地位。但在爭戰中，保羅的職事無法倚賴他們。對保羅的職事而言，他們不能倚靠。說職事無法倚賴某一召會，意思不是那召會已經被革除，不再是地方召會。她仍是地方召會，但我們必須領悟，職事是爭戰的單位。在這爭戰的單位裏，沒有容量和時間給你發表意見。

我對主的權益認真。我爲着主的職事犧牲了一生。我捨棄了一切來走主恢復的路。如今我必須對自己忠信。不僅如此，藉着我在全球的職事，成千聖徒進入了主的恢復，所以我必須對他們忠信。許多聖徒捨棄了很高的學位，在主的恢復裏跟從祂，但他們所在的光景，似乎有令人失望的趨勢。這使我有負擔。有些聖徒在主裏成了今天的他們，百分之百是由於我的職事，我不願我的職事浪費他們的時間。我必須作一些事，確保他們將全人投資到主的恢復裏。他們捨棄了世界的前途，但他們在主的恢復裏沒得着多少鼓勵。我必須對主忠信，對你們許多一直非常受這職事影響的人忠信，並且對我自己忠信。因這緣故，這職事不能容許任何人假裝在其中，卻仍說不同的話。這不是說，我要你離開你的地方召會，或你的地方召會不再是地方召會。我所交通的乃是，職事在爲着主恢復裏的權益爭戰時的衝擊力。

我對家中聚會、全時間者、真理課程、和福音的廣傳所要說的，不是爲着那些對我的職事感覺不好、對我的職事有異議、假裝在職事之下，其實卻不以爲然的人。我仍然愛所有落入此類光景的親愛聖徒，仍認爲他們是在基督裏的弟兄，但我們需要有滿了衝擊力的軍隊，這軍隊沒有容量和時間給人發表任何一種意見。我們是在爭戰。軍隊在臺灣已經開始爭戰。如今我們要看見這軍隊在擴增，不但在美國爭戰，也在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澳洲、和整個亞洲大陸爭戰。這是我所要看見的。我不是在談論眾召會，我是在談論職事。職事是一件事，眾召會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在保羅所寫的書信中能區分出來。保羅的職事是一類，眾召會是另一類。保羅從未想要迫使眾召會在他的職事裏跟隨他，但保羅爲着眾召會的確有一分職事。（長老訓練第七冊，同心合意爲着主的行動，七八至八〇頁。）